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考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說章夫子稱弟子以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以子稱其師者皆曰此稱字亦思爲之字亦以此稱焉此書各自爲自記之證二下章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別記與此篇書之其爲自之證三也能門孔門出處言行內凡四章〔圖〕孔門諸論春秋人物凡四章諸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

知食祿皆可取也憲之狷介守魏氏介

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

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

為也許氏曰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庸黨稱月之至行者雖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有道而不能有為亦只小廉曲謹得甚事不可行而苟祿亦不可也○胡氏曰無道先入道出論者三嘆其人論者五魚之分憲是不然欲如何容之不可不予可之魚直可也如欲於貞而不能不為愚乎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可行之道以亂而留無道之節其義正所以平說此亦就是平說然後分守之處分其微不同耳要肇謂憲為夫子之塞劇上於無道之發可須然狷介者自守之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蓋欲其因之以及所未知無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

以穀言

邦有道苟祿無可行之道

邦無道富貴無能守之節

碌碌庸人

恥

以教言

邦有道穀不能有為
邦無道穀不能獨善

但知食祿

莫非可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次輔氏曰克只訓勝妒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之己是也然單欲言之則為好勝妒忮克克伐是也伐者侮慢勝己之起自矜誇巧所以自伐也忿見於外恨蓄於中內恨外忿則怨言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雖体言之分皆由有己而生也○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件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蓋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嫉人之逆其所欲則怨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輔氏曰

進之以其所未能○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語錄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声下同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義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時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別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留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行志不勝氣則感伏於內者劇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制矣○通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謝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為難

克伐怨欲

以克言　好己之勝
以伐言　誇己之勝
以怨言　恨失有得
以欲言　求有所得

氣盈　氣歉

以私欲言

制之於外　實藏於中

可以爲難　此數四者而言　不可言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之道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也士者適其身之所[illegible]而安無所係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illegible]也夫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大矣師曰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必不能從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声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

哉或問吳氏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逼後危其言行行然守道不拘於世自世人見之則見其高特耳○陳氏曰高峻若廉隅之称非詭險也卑遜者於謙恭之意於問謂也○蘇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時言以遜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先師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居邦言行

以行者言：有道危行、無道危行——終始不可變

以孫順言：有道危言、無道言孫——有時不敢盡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胡氏曰

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述能術氣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饒氏曰問仁與德有何分曰隨所見淺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負能有勇也

德言仁勇之別

- 以有德者觀 — 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 — 必有言
- 以有言者觀 — 便佞口給 — 未必有德
- 以仁者觀 — 心無私累 見義必爲 — 必有勇
- 以勇者觀 — 血氣之剛 — 未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五弔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去聲）康（夏后相之子）所誅（羿浞皆篡賊而殺誅羿奡皆罪當誅然非浞所得誅也故云殺〇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于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以為樂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成[illegible]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市戰反）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以羿奡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illegible][illegible]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illegible]非故為羿奡与[illegible]〇饒氏曰此章适味遠深集註權力二字正

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上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弒夫子道應如此異日造物以有以處之而餘之得於故敬其叔以予答之孔子以其以禹稷陶己已嫌答文以弃真比三家愈譏答所以不答告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光等見或尤所難得故夫子侯其出而勢美之○諸氏曰适亦甚能達言而以出質於夫子其所以閔出悼俗尊尚與人之意備見於言以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容而取善之周矣

南宮适之問
- 以比權力者 — 羿奡不得其死 — 閔悼世俗之意
- 以自比有德者 — 禹稷能有天下 — 見尚聖人之意

可見君子尚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

語錄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也歟。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而此伊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小有所[illegible]亦[illegible]个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安不此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illegible][illegible]辭

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發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戒小人也 【通攷】熊禾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君子小人仁否之別

以君子言 — 循天理而氣稟或間 — 未免不仁

以小人言 — 徇人欲而終始有蔽 — 未有能仁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通證】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維婦寺之刺幽王寵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輯釋】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illegible]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illegible]於君則可見矣[illegible]氏曰愛[illegible]誨之氏為忠[illegible]故以子言[illegible]以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盖人之[illegible]不知勞之[illegible]為愛誨[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情[illegible]清勞之之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誨之之語[illegible]以[illegible]非[illegible]之[illegible]乎

忠愛○

愛之能勿勞乎 — 禽犢之愛 — 知勞之則其愛深

忠焉能勿誨乎 — 婦寺之忠 — 知誨之則其忠大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去声）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平声）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声）有敗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与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詩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况美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偏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受子大叔使行
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孔子
言此蓋善之也
語錄春秋之辭命諶是詔義里到戰國遊訥
則只說刑害而已○鯱氏日裨諶想是素善
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
官習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
自用己見直待三子都了方潤色文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張氏曰舉人務之以見爲命尚當假擇賢之力則事大於
是又可知矣○樂少蘊日子產獻入東之貴於晉晉人尚入
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爲辭頌而受之
子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辭命之當猶可
知矣○馮氏日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尊之脩自備人十二
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尊無以
交鄭事太辭紛息爭也故用是二人者事創討論脩飾之既
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迮定說者
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詒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始此哉

鄭四賢爲命

裨諶草創——取其謀
世叔討論——取其審
子羽脩飾——取其精
子產潤色——取其密

各盡所長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胡氏曰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illegible]亦皆以[illegible]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illegible]慮人據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其[illegible]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illegible]能食民而不能教[illegible]政之教子雖誠有所未及以[illegible]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illegible]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illegible]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illegible]

【通證】左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丸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

【通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大子壬弱[illegible]王子建[illegible]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王秦亂未誅速召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惡名
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王ㄱ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
今可為矣言知其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若此名也
而改紀其政
以定楚國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夫子非以其為之集註提此見其
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人才耳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

尚論其事見大學或問

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中也駟夏
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取去又述宜皆所不論者獨

公子申與
孔子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集註得人也也詩得之
莊子所謂之人也所謂伊人又如
若非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馮氏曰駢邑三百伯
氏食邑也

齒年也蓋桓公

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

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二十五家為社

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
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

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孔氏

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抑管仲皆是救時之意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王術而賤王霸孟【通證】荀子仲尼子稱物判之說以故於桓文管晏一切卻之滿稱栢公尼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延行之爲仲父保以下之伏決治立爲仲父而責戒莫之敢姤也與高國之仕而本術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出卿也與之書社三國師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若貴然以長莫不伏伏然從佰公不貴敬之是天下之人節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

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爲上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南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亦止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提也

【通證】程復心曰管仲子產使知聖賢之學循序而進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管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子路若使指齊亦以勝管仲失不肯爲伯者之事畢竟聞聖人之學故也

鄭齊楚三子

以子產惠人觀 — 德勝其才

以管仲人也觀 — 才勝其德

以子西彼哉觀 — 才德無足取

槩乎未聞聖學

宜乎見外聖人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論語十四卷八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或問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無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慨作而貞有得則不能故雖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奢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以忘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怨之意○饒氏曰問貧而無怨與貧而樂不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貧富說

以貧生怨言 —— 貧無諂易

以樂好禮言 —— 富無驕也

不可忽其易

貧無怨難

富好禮難

當勉其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者恬淡不躁也推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推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煩應役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紛之於其所短是之謂狂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孟公綽

以優為趙魏老 — 趙魏勢重無事家老望尊無責 — 廉靜寡欲故優

以不可為滕薛 — 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 — 短於才故不可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賢遍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跡兼四子之長而然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節以禮則中下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之意下○或問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語録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凡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行長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於能反以己之所長去四子之病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地

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通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如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物件然異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聲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illegible]氏曰然者[illegible]論信指以要以遺了思義一句盡即須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道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無欲為仁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

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輔氏曰此亦舉武仲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禀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于中正而無所訛此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特以四子爲言若子于皆曾人而未之又言子路之言蓋以人或問洪

又以門子爲言是一近言若易知者皆不能明人而於上之爲子路子與之言子路皆書下人以問

路安有其人而言不知者則亦成是之言而又成子之於是於文之於子路曾人子之所答者皆以乃何

不足以爲成人矣○子路今之成人而成於禮樂則皆以人也蓋以成子所以爲之

○胡氏曰仁能成人之名子路能之○長子路之言所問者以其爲子路之所以其答

取其已能者而重其所以勵之也○張氏曰子進之而成其人之所以爲成者之未至

子路之所知者使之進於善者也

之言猶是禮樂之道其才猶且以三節不足以爲成人矣終不能爲之士也不見之許

言不如子路之盡其身而然者謂之成人也

大抵義以此而必以而以有斯行不能爲成人也

得其所以然則備於成以爲未之至矣故爲之

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之則理終合於禮節樂和之中是亦聖王之所以爲先後乃其所以事君死行

於一疾之勇而不足以言義也[illegible]
氏以後一節爲子路之言以證是

成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者 — 武仲知 · 公綽不欲 → 此言其德；卞莊子勇 · 冉求藝 → 此言其才 → 文之以禮樂

[illegible]之次者 — 見利思義 → 此言其忠；見危授命 · 久要不忘 → 此言其信 → 不文於禮樂

亦可以爲成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不言笑見其[illegible]其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深疑之蓋疑之也

或問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詡字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必及子服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黃氏曰問此深義者廉靜相去幾何曰廉靜是宗然豈能疑談理內李問中發出衣實所將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強若未必能此也○吳氏曰陳其主曰大門塡德對出而工後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藏而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以夫子所問觀

信乎不言

信乎不笑。此必廉靜之士而未可知

信乎不取

公叔文子

以公賈[illegible]

時然後言

樂然後笑

義然後取

此得時措之宜而未必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下去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通證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乱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臧也於臧氏藉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隧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為紇

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号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恐事誠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与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〇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語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又曰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顯而易見雖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武仲求後
- 以[illegible]言 —— 固無要君之理
- 以請魯言 —— 非有要君之跡
- 以知防言 —— 實有要君之心

此罪之大者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平聲。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

通證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召陵楚地。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

通證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施申叔戍穀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
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
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己功
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
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
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堅楚有三施去聲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
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宛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
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以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
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
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之穀三日

二君他事乃多

類此引上
二事以尊其實此
郈二事以推其辭

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齊氏曰二公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大於齊王猾夏孔子於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尚矣
晉僅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勸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討也亦已
齊矣先師曰二公心皆不正論之被善於[illegible]則拒[illegible][illegible]於文
耳晉文固譎者桓亦非純乎正者皆譎然一出於正其惟任
道
乎

威公譎正之異

以王道論
威公心皆不正

以霸者論
晉文譎而不正
齊威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去聲

【通證】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戍守也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吾召忽奉公子糾[illegible]先入[illegible]我師敗績[illegible]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快意戮殺之也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illegible]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音奚[illegible]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illegible]使相可也[illegible]

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illegible]

桓忍心削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宓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然忍君事伊耶忍心害理以○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那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指有齊國之辭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若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書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謀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皆書魯盟于與扡紛紛以爲若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胡氏曰春秋於滁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曰始以勍之爲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糾以殺之爲兆效又弥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通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之註曰也太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九之爲糾但書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說者紛紛諸儒不考其然乃內以爲九會諸侯在穀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

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鉞訓兵車之會也公穀以衣
皆為是說可謂數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国所不在
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亦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
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称而其死
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當害義而其功有足襄不陷并于仲
之生而長忽之死也○語錄仁之二字以德而言則心心無
私而事當興乃能當之告言其功則雖利羅公人有思有惠
便可務之初不討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並賢至精勇則
顔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如歎高唐太未可讀之仁人然戰
国王暴秦其禍極矣萬祖出而乎定天下隋未殘豈尤甚大
宗出而揭除以殺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首之功聖仲之
功亦猶是也先擁臣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洪大賢以上
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顏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
之功亦足以為仁哉矣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
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說子[illegible]
而歲之也○嘗氏曰子路牽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illegible]
身成仁仲為未仁未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知[illegible]
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說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婦
之稱亦指
忽而言

管仲
- 以其過言 — 忘君事讎忍心害理 — 不得為仁
- 以其功言 — 尊周攘夷利澤及人 — 誰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声相去声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声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語錄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与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追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是功過自是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驟強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張氏曰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以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

社則管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縊壹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通證】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通證】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通攷】吳氏曰程子以糾爲桓弟而杜預謂之庶兄本公穀莊荀等書程子蒙春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弟之語春秋經書糾而小白係以齊與桓十一年書突書鄭忽同例故糾但糾魯納而小白從國逆書入是則小白之立而糾不當立明矣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通鑑】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其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卽秦王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出民射建成殺之王責謂曰爾閒吾兄弟奈何王卽秦王閒閒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卽代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

語錄問程子可也可也二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彌可之大諸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若見其可死後道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若爲不可矣曰便劫足比意○閒仲治何斜誅諸行可況之道而桓况當立則無不可事之桓焉以難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在公當亡所相乃其君所當事也何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出而反讎糾以爭以足其不死始知前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亡不亦亡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之問曰云云豈若云者見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背以程子之說爲止而以召忽之死爲守節外文不死爲陵過先生曰此論

其遇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於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後儒其救○通曰管仲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可以如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朝音潮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通】【謚】見公冶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明也忘己二也公也事君三也忠也○輔氏曰其才德足以爲大夫而薦之爲大夫忠順事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按錫民爵位特其亦爾○胡氏曰文臣之文章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然後人因舊傳所有而傳以會文如錫民爵位謂之文自無官泰夫子所於孔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然倔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爲文此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爲文之義○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盖以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

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
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爲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亦謚
諸以文子得謚之故見當謚號夫子論其與家臣同升諸公
則是文子薦僎之時未身後也謚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
用孔子之意以爲謚亦先師曰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謚
之後開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称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
癸戊之謚耳豈可於其人
之自存而謝議其謚哉

文子三善

以知人言 — 不自蔽而薦家臣於朝 — 所以爲知
以忘己言 — 不自尊而同家臣於朝 — 所以爲公 — 可以爲文
以事君言 — 不自私而升家臣於朝 — 所以爲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声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圖攷】程復心曰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釁召禍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加兵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神人胥悅而祭萬人以之休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媚奧媚竈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之世者如圉發矣賈之竊權說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舉舉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爲爾

衛
- 以其君言
  - 靈公無道 — 其行不可述 — 宜其喪
- 以其臣言
  - 圉治賓客
  - 鮀治宗廟
  - 賈治軍旅
  - 其才皆可用 — 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自不度(入聲)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必以有爲而言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胡登反)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通]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闞止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弒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幾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御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胡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同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

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聲惜哉

語錄夫子初告時眞箇欲討陳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舉人說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戕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繼之歟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弒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告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號強亦何以爲哉國不當區區較齊魯之衆寡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特聞之[illegible]以衆人之服爲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失孔子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illegible]也斯事一正三[illegible]事可次第[illegible]矣沐浴而[illegible]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或問程子以爲必告之天子[illegible]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若之春秋先王之時家必自有此法凡弒君者人人得而討之節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未一舉告者不告又在乎然其之如何使其[illegible]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遂而得以可乃[illegible]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後命以行其則或不後命而後方皆可也使其敗之挹去依法其事機之求也不可亦幾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匡偃焉拘請命之小節忘道賊

之大戮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責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通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胡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齊戒積誠以感君心此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惜此請之不從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不得扶植當世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去聲）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錄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焉與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以勝恐未免於欺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事君○

以子路所好勇言　犯顏非難

以子路所忽誠言　不欺為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音烏

語錄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反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蕩於貪濁之池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illegible]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流而愈卑○張氏曰上達若反乎將理也下達者遡未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通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上達下達○

- 以君子言
  - 反天理 — 上達之原
  - 進高明 — 上達之效
- 以小人言
  - 徇人欲 — 下達之原
  - 究汙下 — 下達之效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語錄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務輕浮淺薄○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去聲己語錄程子兩段不同前段是低底爲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高底爲人則是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己上做得工夫將推爲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仍學之首用心不同古之學此省其心發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只心要求知於人●知三年學尸自是了句志在於錄則其爲己之學也若加後出刑名術數訓詁詞章之學則所學之志古人肯軋向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其子之所由教蓋欲其學之西尚未至此先師曰同一學也爲己爲人之問也今之不詞於此分焉學者當審其發於用心之初可也

學

以古者言

欲得之於己

終至於成物

以今者言

欲見知於人

終至於喪己

此是用心得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声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 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 [illegible][illegible]省身常若不及恒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 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 直用反 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語錄此是

舊事都消融了無滯礙○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然然有悟化化者變化之謂言積貫度化一年漸以一年至於行【通證】淮南子曰蘧伯玉年五十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此而知四十九年非○并子問陽於漸消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化義其進德之功者而

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輔氏曰踐於不以以玉之德者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日欲而未能未獨其言謙御甲下而又深有得於至賢為已之李嘗如不又之意可理加德石能言矣○顏人日欲欲則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李名常有此人公進德之本也○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侯其出所你之者二南宮適出的玉使者出是此侯其出而斤之者二守我出契蓮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夫也之生物陽辭陰終撫非教也丁哉而下猶可想見之先師已使寡過則不自居不漸已能寡過則不自是此撿身常君不又之心也進也其有窮可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但王此心宜大子有深莫言而深賞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處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者能然乎○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通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文集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此○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例過必如集註說為兩事務胥淺子立言之本意○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illegible]行得過於其言如一分說十分而行十分拙以○馮氏[illegible][illegible]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改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雖是自責辭於此不再○語錄謂從容和緩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以仁又為百行之首○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先師曰竟軒辭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語錄亭者須思量不暇箇甚樣須於自己体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中未用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馬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邪先師曰

我則無暇及他人之言
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貢方人—馳於外而無自治之實
以賢乎哉觀—誇之而有譏之詞
以我不暇觀—自貶以抑之之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毋而文皆有異則見者之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憲問篇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故氏曰失於務外者為學之通患聖人每說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通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則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

疑已。抑反語辭語録凡抑字皆訓反此文之意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語録雖不逆詐是那人不皆詐我先纔學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了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不億是使道那人以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逆已億不是○謝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先覺是照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鑑照物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料然明白者不能也○通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發明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明徹固不先事而須料小人之為發亦不踈事而墮於小人之術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君子交際

- 以不逆詐言 — 不自必其欺已
- 以不億不信言 — 不豫料其疑已
- 以先覺賢言 — 不逃所見於已

（以上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待物之誠

（以先覺賢）此燭理之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責理之正 ○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欲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暨暨然以口給取悅於人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者先聖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爲佞則叙之耿介固執己見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於人自有中道聖人剛不爲柔佞之不及亦不爲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音冀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称馬中之驥猶人中之君子君子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名

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　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形甸反老子書德謂恩惠也【通】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讎讎仇也怨有不必報者不以讎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

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反）如造化之簡易（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或問以德報怨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曰報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嫌焉以過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於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若備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自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大理之甚哉或曰君父之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使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雖好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怨二者常相得焉內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仍必衍怿重而怨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怨伸於下然後可且推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尹氏曰直是有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亦

是不報德也与人給怨何已以德報怨說欺子之苦以直報怨之
語非問有無惡當報而報与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意者
玩味其意深幾而是則
可為敦厚之權衡矣

德怨之報

[illegible] ○ 以德報怨 寧可謂厚

[illegible] ○ 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未嘗不厚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扶音）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

知[illegible]之妙或問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illegible]人事
則自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因人而無與於人而不[illegible]則驗於
[illegible]人之所不及知而所以莫之知也[illegible]而天獨知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此之遠而天知之[illegible]為[illegible]焉
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平聲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
其猶有所未達也
語錄聖門自顏子以下惟子貢[illegible]晚得聖人
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子貢未曉[illegible]聖人
知得箇頭只[illegible]此[illegible]了只是不會便有[illegible]
之得[illegible]如此往了[illegible]不曾有[illegible]地了省
豈肯[illegible]無言與子但以[illegible]他[illegible]
子貢[illegible]那子意一貫他語若便有許多[illegible]
但[illegible]已出如曾子聞思一處[illegible]便[illegible]
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
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
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或問下學上達始終[illegible]云[illegible]程子以[illegible]事[illegible]下學人事便是下[illegible]
[illegible]而卒之上達[illegible]事形而下[illegible]其人事之理便是上達天理也
何[illegible]曰[illegible]若[illegible]達[illegible]而上者[illegible]問[illegible]子[illegible]
形而上[illegible]上者達[illegible]何[illegible]如[illegible]問[illegible]子
告之以[illegible]有[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等[illegible]路[illegible]得知
[illegible]告曾子[illegible]一貫之[illegible]說[illegible]大[illegible]當[illegible]自[illegible]道
是箇有思[illegible]底事[illegible]要在[illegible]思[illegible]得[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人[illegible]知
子別人[illegible]知道[illegible]是[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却[illegible]說[illegible]時是如何如子貢

之聰明想見出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論子
質曰何為其莫知子以子貢也是論欲不為不不之可所以
陞而問之夫子便說下西三可便道集公問孔子於于路鬼
相攸皆是退後一非說以然天是於天無所得不元人是於
人照所許下李是只然此就平處去做上違便見後愛白理
會得只這平動便是人不能又處如發貫志食詳以忘學看
著攸乎只是然比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了能知知只
有天知者是道理須天相樂合此○問聖人忍下自下李中
來曰不要高了聖以尚後李者如何全及說得聖人低越有
意思聖人說生知亦未當不李加十五志李每事問便是李
比○須是下李方能上違然人亦有下李而不能上違者只
緣下李得了是當先下李將是當未有不能上違若聖門下
李而上違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王耳如釋
氏理須頓恰不以衛循之云是只說上違更不理會下李然
不聖會下李如何上違○問下李只是切近處求古曰出不
須模事到兩前便與理會曰如讀書讀第一章便去理會終
一章讀來二章亦然今曰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問日
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新事萬車只一理不是棟那大遂發
理含其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違有全體之上李不白
不是全件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這那一件又理會得語發累
多何會貫道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違又不是下李件便有
上違須是下李方能上違今之李者來下李中便要未之妙
則不可○問下李上違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李只是下
李如何便會上違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李上違誰是漸件
理會得透斯合只是一件下李是事上違是理理在事中事
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使是上

謂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不外乎人事也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

聖人無甚異於人○
以順理言○ 不怨 不尤 ○惟欲反己自脩
以所學言○ 下學 上達 ○見其循序漸進
○知之者天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illegible]切 [illegible]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愬譖也惑志疑心也○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容並言之左傳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疑若在市也○張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朔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言語出錄到聖無下可柰言何命如凡始言言命命者如問此章章眾人

也是爲景伯謂如日有命是為而子服說聖人用之則行論
之則藏未嘗到無可柰向則向割說命如下一等人不到舍
命又一等人知有命偈自去詩敢中人以上使安於命進有
聖人使不謂得言命○吳氏曰命指棄而言陰陽之氣此得
不者治告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無行
子辭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無李氏有或志子路遂祠子家夫
爲○齊氏因或問之說而中明之曰子於是王此之才止壯
非命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祭之愬爲閔於吾道之行哉說
也爵為公室之疊若莫如季氏孔子爲政於胥人本說子
齊而勇於永令以此藏甲將師貴者子路也公伯寮謂道
因將假以謂孔子而故孔子不爲子路禍備刮而為吾行
衆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了以爲寮加合愬
以吾道行与不行繫於大之佑与不祐而不此於寮之信與
不愬也景由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然往之也不反
亦歸之天焉○神氏曰聖人雖是義理義所當行則可今而
嘗止則止如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矣而不出
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姓師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錄
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然云反

何有於
察哉

聖賢處利害之際
- 公伯寮（以愬言）有間子路之心
- 子服伯（以肆言）有援子路之意
- 夫子（以命言）乃安子路之詞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

節旨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黄氏曰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出豈不就起然高蹈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際已出恝之義自非一端其所遇之則辟而其所處之宜可也豈盡公顧鴈則辟色矣其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先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胡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附也之士夫子為之憫然全是只賢者出山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挾廣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者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退溺可見矣○通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見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小小者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賢者所遇不同

- 以大者言
  - 辟世　若伯夷太公辟紂之類
  - 辟地　若孔子周遊列國之類
- 以次者言
  - 辟色　若衛靈公目鴈之類
  - 辟言　若衛靈公問陳之類

非有優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作者有二說橫渠謂義作法者堯舜禹湯之制法非有述於人者於作字

拘有情而遺文武兼亦不當曰七人矣王輔嗣鄭子眞劉原父以爲當爲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然不當兩出以作者爲作起而隱亦未安何氏以長沮桀溺晨門丈人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七人當之以上下章列之而以此爲隱者然於作者二字終說不通竊意此章必有脫誤付之闕疑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語錄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曰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也然○洪氏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觀孔子之毀則家有處於晦對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足亦賓此已之補氏曰賓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微也也人謂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洪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救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者而隱遯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據侍惡於倚闢之求者欺

聖賢出處不同

以[illegible] 知世之不可而不爲

以[illegible] 視天下無不可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擔韻書負荷之荷任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語錄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也那人煞是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illegible]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上聲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胡氏曰果於忘世分

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其聖人之出恐悶門巻苟与道消
息而憂出之心終不能已済山之用其出緦鉛此豈荷蕢所
能与哉先師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
不能一曰忘胃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
聖人道済入下之心不以天下此別賢人隱之悄而息作聖人
不能忘出之心荷蕢初聞其跨声而知之然樹日既而門以
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若果之果於忘旧
之人豈能測知聖人所以不能忘出之心哉

荷蕢過孔氏之門也

以荷蕢[illegible]

有心哉擊磬乎 見夫子憂世之心

鄙哉硜硜乎 薄夫子平世之意

以夫子[illegible]

果哉末之難矣 責荷蕢忘世之甚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問諒陰之説孔氏

曰諒信也陰默也鄭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孔氏釋之曰信陰猶默也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人杖古者子聽於冢宰之名。蔡氏按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鵲之諒闇謂廬也闇謂之梁所闇闇闇是也舊說以廬為之梁闇之義先儒得於先儒或年面命者如此[illegible]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君薨而冢宰攝政則君雖不言亦無失政之憂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声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声定此句出礼運故民易使饒氏曰孔何以使之速曰官府之敬

孝敎之數皆所以逹之。○慈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自小人孝道使之如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而不以勢力強之也

○通曰凡此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語錄敬字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問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

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感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自然[illegible]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若呼[illegible]斈遠近而效言之[illegible]安人安百姓已以[illegible]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illegible]脩己之餘[illegible]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難若有小大[illegible]不徹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illegible]資遂也○黃氏曰恭謂脩己以敬之[illegible]已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illegible]之遂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言耳脩己以安人[illegible]已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illegible]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之[illegible]子指其效驗之人皆而言以見堯舜君子不足以當之也[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許又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語錄上下一於恭敬[illegible]則是上之人有以感[illegible]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illegible]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illegible]欲自然心便開明不體信是實體此道[illegible]節指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illegible]文爲達順是[illegible]

然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是所謂[illegible]

○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不[illegible]心不誠[illegible]

了，然則虛靜自然通達。○饒氏曰：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illegible]

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

姓。答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只是一事。初然大心

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范師曰：夫子爲臣子路

勇，深推說脩己以敬之功，故極其功以稱之。程

子出脩己所藏，亦須敬之極，以發明夫子之意云。[通攷] 許謙曰：脩

己以敬一句，致進下脩己所句以敬字亦在其

中。○朱公遷曰：脩己以敬是徹上徹下之道。

夫子言堯舜病諸者二 ○

以博施濟衆言 —— 推其效 —— 聖之極

以脩己安百姓言 —— 原其本 —— 敬爲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通證] 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illegible]

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illegible] 饒氏曰：蹲踞謂之夷。蹲踞，又或[illegible]

踞之蹲夷　夷即蹲也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　述猶稱也

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　脛韻書形定反集韻云其定反音小異　足骨也

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或問

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若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罪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矣　鄭舜舉曰聖人之待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先師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礼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爲壽幼壯無狀老茲幾隋則久生適以賊風俗故名其爲賊壤良可戒哉

原壤
- 以夷俟言 — 放於禮法
- 以不孫弟無述言 — 無一善狀
- 以老而不死言 — 敗常亂俗

所以爲賊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　冠去聲　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

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
見此童子不循此禮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
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声之役觀長上声少去声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分而自進於成人之列
說速成而已如物之生揠而生理窒焉告欲速成人之生矣故聖門之孝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發蒙之端防微漸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胡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與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長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儀也是曰原壤驁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求學于尚以馴其氣而闕青於孔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闕黨童子
以為賊—老者而無禮—是為賊—所以為人害本黃氏說
以自賊—少者而無禮—非求益—所以害其身